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金台全傳

第十八回 惡婦三更為刺客 冤魂夜夢托英雄

話說張其之表叔名叫楊坤，做些小本生理，夫婦二人苦苦度日。那日張其夫婦來到家中，拱手上前說道：「表叔還不曾睡麼？」楊坤道：「正是。賢姪何來？這位小娘子做什麼的？」張其道：「這是姪媳。」楊坤道：「原來是姪媳。裡面來。」張其應聲：「來了。」楊坤忙將燈照著他們夫婦二人走進來，一同見禮。楊坤妻子一見劉小妹，心中想道：「好一位風流美女，生成杏臉桃腮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不知姪兒何處娶得來的？」四人見禮完畢，先是楊坤開口道：「姪兒姪媳，大家坐了。」張其夫妻道：「叔叔，嬌嬌。」「叔公，叔婆請坐。」楊坤道：「啊，賢姪，與你兩年不會，不知景況何如？」張其道：「姪兒是父母雙亡，生理全無，一雙空手走江河，打拳度日，東去西來，一年多了。」「如此說來，乃是立身不定的時候，那能有此美貌佳人呢？」張其道：「有個緣故，從前小姪在維揚地方，遇見一個貝州好漢名叫金台，本事高強，一個名叫鄭千，為人最好。我們三人宛如同胞兄弟。一日至勾欄院中去玩耍，各人討得一個。」楊坤道：「是妓女了。」張其道：「名為妓女，多是好人家女兒，所以不願接客，願從吾們。喏，這位美人叫劉小妹，原從小姪做妻的。只因無處安頓，特地前來與叔叔商量寄住幾月，天天日給，姪兒幫貼。」楊坤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吾是可以的，但不知你的嬌嬌心中如何。」娘娘道：「啊，官人，吾與你無女無男，眼前正覺寂寞，況且表姪如親生兒子，盡可擔擱。」楊坤道：「賢姪，只是表叔家寒，你是曉得的。無非苦茶苦飯，一日三餐，簡慢之處，休要見怪。」張其聽說，便與劉小妹道：「啊，娘子，目下卑人在難中，立身不定，把你寄住此地，也叫無可奈何。你耐性過了殘冬，叔叔叔婆宛比親翁姑一般侍奉，休要忤逆。諸般勤儉，休要貪懶。閒空時做做女工，目下雖然如此，終有一日興隆的。」劉小妹道：「是啊，這些話奴家盡行知道的，不用官人囑咐的。但願官人無災無難身子健，斷斷不要作非禮的事，遠處也不可去，常來看看奴就寬胸了。」張其聽說，道聲曉得，忙在懷內取出銀子兩封送與楊坤的錢，登時作別他們夫婦二人，又別了劉小妹，下船回去。講到旁邊這只小船，就是周光在內，打聽分明，先已開舟回孟家莊報信去了。再說鄭千到了吉祥村時已三更，就在勿姆河頭泊船。鄭千道：「娘子，略坐一坐。待吾上岸去見舅母說個明白，然後前來接你。」貌多花道：「是，官人就來。」鄭千上岸來，忙把柴扉扣了一聲，那李寡居夜深紡績，辛辛苦苦的，聽見有人扣門，便移了燈，輕輕開門。出來一看，道：「原來就是外孫兒。」鄭千道：「舅母還未睡麼？」李寡居道：「夜作未完，故而未睡。外孫夜靜更深，到此何干？」鄭千道：「外孫有一莊事情要與舅母商量。」李寡居道：「有甚麼事？裡面說罷。」鄭千道：「來了。」鄭千走至裡面，深深作了一揖，把前情說個明白。李寡婦心內想道：「老身正少個陪伴，既是外孫要把妻房寄住，吾就留住。」並不推托，一口應承。鄭千至船內拽了貌多花，貌多花手內提了包裹，同官人上岸，走進李家。鄭千道：「娘子，這位就是吾舅母，你來拜見舅婆。」貌多花道：「舅婆請上，外孫媳婦拜見。」李寡居道：「大娘子少禮，少禮。」便呼腰曲背來扶，細細一看，果然一位如花如玉的少女，人品端莊文雅，全然不像煙花出身，怎麼願與外孫做夫妻？今後有人來陪伴吾，好不樂也。便得意洋洋開口說道：「啊，大娘子，吾年登五十的人了，無男無女，一無依靠，只靠得一隻機兒，幾個梭子，每日孤單寂寞得緊，消愁解悶的人一個勿有。你今到來，正合吾意。不拘甚麼生活，般般有的，你會做即可趁錢。」貌多花道：「多謝舅婆。」李寡居道：「大娘子，吾無兒女，你少翁姑，你不離左右陪伴吾，切不可貪吃懶做無規矩。閒來休得立門前，切不可常倚窗看風景。」鄭千道：「娘子啊，舅婆與你同居住，吾一月兩回來看你，萬勿掛心。」貌多花含淚應了一聲。李寡居連忙扇起風爐來，烹茶與他夫妻各吃一杯，還拿菜酒與鄭千，鄭千便吃了三杯，取出一個小小銀包，叫聲：「舅母，那包內有銀三十餘兩，收拾在此，聊充薪水，改日再行取來便了。」一面便辭別李寡婦，回身又別貌多花，下船開船回到何其家中，與眾英雄會敘，要安排在琵琶亭上結義，此話暫且慢表。

早又是東方發白，先講那周光回去報與尤龍女知道，說道：「娘娘，小人奉命打聽江塘事情，今探明劉小妹乃是張其的妻子，鄭千乃是貌多花的丈夫，蘇小妹乃是金台之妻。還有十幾個肥大好漢多在何其家內敘會。三更時分，把三個女子三處寄頓他方。小人分身不開，只得隨了金台之友張其的船尾而行，見他到了楊家村停泊，同了劉小妹上岸，不多幾步到一家人家扣門而進，將小妹寄頓他家，張其下了原船而去。小人打聽分明，特來回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這家人家姓甚名誰，作何生理？」周光道：「這卻打聽不出。」尤龍女心中暗想：「如若三個賤人從了大王，馬熊不能報知金台，金台決然不能到孟家莊。待吾先去殺了三個賤人，然後去殺金台，與丈夫報仇便了。」

那尤龍女真正是個狠婆娘，本事高強，心也不良。眉頭一縐，便生一計。你道怎麼？他便扮做漁婆去行刺。他在水中過日的人，要這樣何難之有？取了一籃魚，就把周光帶去駕了扁舟，離了孟家莊。周光搖櫓趕到楊家橋下停泊，只見岸上行人不少。尤龍女道：「啊，周光，那劉小妹存頓的地方呢？」周光道：「娘娘，喏，那邊大樹旁邊平房就是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嚇，你在船中等吾，待吾上去問個明白，再作道理。」周光應聲是。尤龍女手提魚籃，一片殺心上岸，口中喊聲：「賣鮮魚！」岸上行人多住步，說：「倒出色，不知那個漁郎的妻子！」一個說：「啊呀，兄弟，大家說你的家主婆至美，也不如這漁婆。」那個道：「啊哥，吾看你專在婦人面上做工夫，竊玉偷香，要算老手，可有本事去撮他一把奶子，摸他一把胸膛，就去買酒請你。」一個道：「兄弟當真麼！」那個道：「決不說謊。」一個道：「賴了怎麼？」那個道：「妮子賴。」一個道：「如此，你立在此地看清爽。噲！賣魚娘娘，來來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嚇，那個要買魚？」一個道：「做兄弟的要買，幾個錢一斤？放下了籃。啊呀，好大風！」便伸手就去摸奶，惹得路上行人肉也麻了，便連手撮著尤龍女的腿。尤龍女便夾嘴連腮打過來。一個道：「啊呀，賣魚娘打吾買魚客人，王法多勿有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你要買魚，竟自買魚，為何摸吾奶子，撮吾的腿，是何道理？」說話未完，把他肩甲上輕輕一拍，那人負痛而逃，眾人哈哈大笑。是不必細說。

且說尤龍女走過西來，一心要報仇，一聲一聲叫賣魚，到楊家門首一看，只見裡面有一個年老男子，白鬚鬚，手內拿一隻竹籃撮米喂雞。他便道：「老公公，可要魚麼？」老人道：「不要。啊，老婆，外面無人，吾是淘米去了。」尤龍女暗想道：「雖則周光探得明白，然而要自家親眼認明，免致胡亂殺人。這個老頭兒淘米去了，不免吾走將進去，以賣魚為由，把那劉小妹認明瞭，然後下手便了。」便走進重門叫道：「要魚麼？」卻被楊坤的妻子聽見了，他最是貪食，便走出來問道：「籃中魚有若干？」尤龍女道：「啊，老婆婆，大小鮮魚只得六七斤。」楊妻道：「肯拆賣麼？」尤龍女道：「任從客便。」楊妻道：「既如此，待吾來揀。」尤龍女便放下籃來，楊妻彎了腰，揀了一條活鯉魚：「啊，大娘子，這條魚兒要幾文錢？」尤龍女道：「老婆婆，這是要上秤的。」楊妻道：「嚇，要多少錢一斤呢？」尤龍女道：「若是別人，要十八文一斤，老婆婆要，就明讓了兩文錢一斤。」楊妻道：「如此，待吾去取秤來。啊呀，秤呢？嚇，又是周家借了去了。啊，大娘子，在此坐坐，吾取秤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就來啊。」楊奶奶便去取秤。尤龍女心內想道：「為何小妖精不見？敢是周光哄吾亂說？卻無憑據。噯，非也！想那周光一向老成，決不哄吾的。」偶意回頭，看見裡面隱約有一少女，靠著妝台梳頭，露出了白臂嫩指，不知他可是劉小妹麼？待吾少停問一聲。正當思想，楊妻自外邊走進來，把秤稱了一斤六兩魚，應該二十二文錢，便取了魚進去，付了錢。尤龍女就說道：「啊，老婆婆，吾有一句不中聽的話，在此不知可使得麼？」楊妻道：「說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說也口軟，意欲借一馬子，出一小恭。」楊妻道：「嚇，這也不妨。隨吾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來了。」此刻，欣喜非常，笑嘻嘻的隨著楊妻，正好相逢劉小妹梳頭已畢，淨了油手吃茶，抬頭便見了。尤龍女便開口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楊妻道：「姪媳。他是漁婆，吾與他買了一尾魚，他要借出小恭，所以進來了。」尤龍女趁勢上前叫聲：「大娘子，漁婆萬福。」劉小妹道：「啊呀呀，多禮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大娘子的口音不像本地人。」劉小妹道：「原不是。」尤龍女道：「貴處那裡？」劉小妹道：「廣陵人氏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尊姓是？」劉小妹道：「小姓劉。」尤龍女道：「與老婆婆是什麼稱呼？」劉小妹道：「是表親。」尤龍女想：這妖嬈生得好容顏，怪不得吾官人心愛他，那曉得作怪丫頭不

肯順從。劉小妹啊，老娘今日把你暫且寬容一日，還是吾的恩典，管叫你今宵活不到三更，性命在吾手中！小恭已畢，便假意道謝，提了魚籃回船中吃飯。他楊坤淘了米回來，他妻子叫道：「老公，吾方才用了二十二個青銅買了一尾鮮魚。」楊坤道：「老婆，這個魚那裡買來的？」楊妻道：「乃是一個漁婆賣的。」楊坤道：「嚇，他先問吾要的，吾怕費錢，故而不買，偏偏你與他買了。就叫夫婦不同心，只怕做人不成。」楊妻道：「呀，啐！有限的錢文，什麼大事？又在那裡動氣。」一日無話。

至月上東升的時候，那尤龍女在船中夜膳吃完，他是強盜妻子，本事高強，裙子不穿，著了短衣，皂帕紮頭，衣袖捲起，等到一更光景，便暗帶利器，叫道：「周光，你在船中等吾，吾殺了劉小妹一同回去。」周光應聲是。他便趁著月光上岸。不多幾步早到了楊家門首。」那楊姓平屋甚低，尤龍女本領甚高，便跳上屋去。見一個小小天井，輕輕跳下，四顧無人，俱已睡熟。抬頭看見那廂房裡到有火光，他便輕步進窗仔細聽。但聽見姣聲歎氣道：「咳，劉小妹啊，你好苦命。不幸雙親早故，伶仃孤苦，身入惡地為娼。幸虧貝州好漢金台，同了兩個相知至院中，打死了澹台豹，他是如此深山滅虎，救吾姐妹三人從良。只恨這強盜行兇，搶到了孟家莊，逼勒不從，受他的苦。可憐打得滿身多傷，又虧得義士馬熊通信，金台來剿滅，又防那惡婦尤龍女，不測風波，暗箭傷人，因此姐妹三個分了三處。奴家寄居此間，有什麼歡樂之處？未知官人何日能得興隆，共飲合歡酒。」短歎長吁，聲聲不絕。外邊尤龍女舉手一推，房門就開，就踏進來。那劉小妹定睛一看，說道：「漁婆，夜靜更深，到此何干？」尤龍女道：「啊，劉小妹，莫把老婦認做漁娘。吾就是孟龍的妻子，特來報仇，先來告你一聲。」劉小妹聽說，心中慌亂，想到：「原來就是尤龍女，聽得說比孟龍本事更高，要來報仇，叫吾今宵怎樣是好？」只得開口叫道：「大娘，啊呀大娘啊，金台殺你丈夫不干吾事的口虐。」尤龍女道：「賤人胡說！你姐妹三人從了吾的丈夫，馬熊決不通信金台，金台決不來殺吾丈夫。罪之魁，禍之首，多是你們三個賤人。老娘叫做尤龍女，今夜特來報仇。」便一隻手抓住小妹的頭髮，劉小妹著急哀求，那尤龍女便取出鋼刀，把刀頭點在咽喉邊。劉小妹求道：「啊呀，大娘饒命。」尤龍女道：「賤人，你要饒命麼？也罷。吾且問你，蘇小妹與貌多花現在何處？說得明白，吾就饒你。」劉小妹一想，此話斷然說不得，免得二人也死在刀頭之上。金台現在何家，他的本事高強，不免騙他到何家去。碰著了金台之面，尤龍女性命必然不保。「啊呀，大娘啊，他們二人多在何其家裡。」尤龍女道：「賤人休來哄吾，快快說明。」就將刀尖頭在劉小妹不致命的所在擱進一些，絞將轉來。可憐劉小妹鮮血淋淋，疼痛非凡，跪倒在地叩求。怎經得尤龍女的尖刀利害，東一擱，西一擱，絞得轉來，血流滿地，實在可憐。不多一刻，有十幾處傷，皮開肉破，銀牙咬緊，淚落如珠，疼痛難當，肝腸寸斷。尤龍女道：「小賤人，招也不招？快快招來，饒你狗命。如再支吾，就活不成了。」劉小妹道：「索性把吾一刀兩段，也罷了。這樣零零碎碎的磨滅，實在來不得了。吾也顧不得他二人。」只得說道：「蘇小妹送回家去，貌多花住在吉祥村，句句是實情。」「情」字尚未出口，尤龍女又是一刀，刺中小妹咽喉，身軀跌倒，金蓮亂搖，可憐一命嗚呼矣。「賤人死了麼？」拔出尖刀，揩乾血跡出門。出去下船，但叫周光搖到吉祥村去，扮做賣線的前去訪問貌多花。此話慢表。

先說劉小妹死去，一道冤魂來到何其家內，把夢張其知道。張其正在酣睡，只見劉小妹呆立牀前，紛紛落淚，血淋淋青絲抖散在兩邊，哀哀哭道：「官人，今日尤龍女夜深人靜，把一把尖刀殺了做妻的了。如今又到吉祥村去。官人啊，快去殺卻尤龍女，與吾伸冤，感你萬分了。若還不信，貌多花也要被殺了。」張其喊一聲：「娘子！」但只見一陣陰風，劉小妹去了。張其夢醒，揩眼一看，寂靜無聲，並不見妻子。叫道：「啊呀，原來是一場惡夢！好奇怪也！方才夢中明明看見劉小妹披髮流紅，對吾哭道，已被尤龍女殺死，又到吉祥村上去了，不知真假如何，不免說與兄弟們知道。」便坐起來，穿衣取火，上了燈台，叫醒了兄弟們，便細細說夢。聽者個個呆了，金台說道：「眾兄弟們不必疑惑，只消到楊坤家裡看個分明。如果劉小妹身死，吾們飛到吉祥村，拿住尤龍女，殺死便了。」張其道：「金兄弟說得有理。」便乘月而行，灑開大步，匆匆走到楊家，天已明瞭。呀，你看門兒緊閉，料想無事。正想回身走來，只聽見楊坤開門出來，叫喊地方救命，卻遇見張其。「啊呀，姪兒來得正好，你的娘子被人殺死了。」張其道：「嚇，怎，怎，怎麼說！」楊坤道：「啊呀，姪兒啊，說也奇怪，門也不開，不知刺客如何就把你娘子咽喉擱了一洞，可憐死在地上。」張其聽說，二目圓睜，怒氣滿懷。要知貌多花死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